

十三經注疏

十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非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

疏云一名負蟻大小

疏

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

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嘒嘒草蟲趯趯阜

冬虫

與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蟲蟻也。婦大

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嘒於遙反，趯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令人謂蝗子為

螽，羅音樂，蟻音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

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忡，救中反，當

丁浪反，下同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止，辭也。覯，遇降

小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

男女觀精，万物化生。

疏

嘒嘒至則降。正義曰：言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

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與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

妻也。此阜蟲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與大夫

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

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

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

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

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草蟲至，螽蟻。正義曰：釋

虫云：草蟲負蟻，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蟲蟻，李巡曰：蝗子也。陸機

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究州人謂之螽，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蟻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蟲蟻，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蟻，螽者，衍字也。箋：草蟲至求呼。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声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

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謂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昭明父母以見棄為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覲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奧，賤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卧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覲，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覲，既覲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

音劉表

詩既一之四

二

拜身

初見君子，待已顏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已，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觀，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觀為合。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驚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驚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甲城。疏：陟彼至其反，本又作驚，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疏：蕨○毛以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驚菜，然此采驚者，欲得此驚，以興已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已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以采菜之人，欲得驚○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驚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蕨，驚。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明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蕨，驚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驚，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箋言：我至采驚。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驚，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

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未見君子憂心惛惛發發可也

仲春采蘋之時故也發張劣

反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說服也說陟音悅注同

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疏傳薇菜也未見正義

也華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正義

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未見箋云

疏傳嫁女至相離正義曰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雜力智反

注云親骨肉是為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象

於祭祀納酒漿籩豆盥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

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

所觀之事以為法度。蘋符申反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

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去女師

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

婉怨遠反婉音晚象絲似反爾古顯反本亦作奩紅女金

何如鳩反縉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紉音旬條疏采蘋三章

也將水子詳反臨音悔相息亮反笄古弓反章四句至

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為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法

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以

矣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

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云子至法度。正

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

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貌聽於者聽受順從於人

所謂婦德也執麻象者執治緝績之事象麻也釋草云象麻

孫炎曰麻一名象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纒之絲則絡之織紵

組紉者組也組也紉也二者皆織之服慶注左傳曰織紉治
繒帛者則紉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紉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
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維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
謂婦功也此已上謂文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
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
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
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
納以教成文同道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
時也敵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菹醢在籩豆
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
薦後敵故鄭亦云薦敵時此先酒後道醢者便文言之禮相
助奠者言非直觀薦敵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
之皆為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
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婦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
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
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為今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
傳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
下等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
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笄之以蘋藻此亦言
侯晉劉校 詩之田 林重校記 四 王崇刊

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婉勸禮本亦然今俗
云傳姆教之誤也六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
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率以言焉蘋之
言實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
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泝本又作萍薄經
反一本作華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
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 于以

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享蘋藻者於魚涪之中是錡
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錡反三
足釜也玉篇宜錡反釜符甫反享本又作烹同普更反煮也
涪去急反汁也錡本或作錡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
之器羹音庚劉昌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奠置也宗室
宗音儀禮音衡 大宗之廟也

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廟下箋云廟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
室中者凡民事於女禮設凡廷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
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牖音酉下誰其及之有齊季女
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絲誰其及之有齊季女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簋筥爵盂陋器
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羊
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
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菜盛
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宣徵
反祖測所反盥一疏于以求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
音資本或作樂一疏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為教
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屋采之往何處采
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
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筐盛之既盛此菜而環往何器
亨者之維錡及釜之中者之也既煮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
於宗子之室戶外備下設之當設置之時誰主之有齊莊
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萍萍
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
之蘋音瓢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

八十一之四一

五

作

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
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劍股葉如蓬蒿謂之蘋藻然則藻聚
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
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為戒正義曰成婦順於聚
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
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
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
言教成之祭牲用魚羊之以蘋藻為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
次皆為教成之祭故其引之以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
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特天氣變女德大成也
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
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
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
家也然則太宗之家自出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朝
二朝而已雖同曾祖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
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為是也以魚為牲者鄭
云魚為祖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牛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
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
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

解終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通實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澹潔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修治法虔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雀至曰金正義曰此音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金連文故知金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金曰錡定本有是曰錡下更無傳裕本錡下又云無是曰金○箋亨頌至之芼○正義曰少牢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豕下利執豕豕下乃云上佐食蓋兩錡取一羊錡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錡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酸皆有滑世體在俎下乃設羊錡豕錡云皆芼豢於所亨之脔始盛之錡器也故特牲注云錡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世用魚羊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豢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錡中為錡羹之芼知非太羹盛在盞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采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魚載羹傳曰羹夫羹錡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宿於醢此注云大羹宿者肉汁則音汁也○傳宗室至備下○正義曰傳以昏儀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備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

卷之四

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為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備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依室字○箋備下至為之○正義曰箋知備下戶備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與西南隅不直繼備言之今此云備下故為戶備間之前戶西備東去備近故云備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几昏事皆為於分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令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為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為之○傳少女至蘋藻○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戶之敬也隱二年左傳曰苟有明信間糗絜苴之毛蘋藻蘊藻之菜蓬蒿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芻束蘋亦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其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侯迎者其牲用
魚毛之以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論教成之祭事
然故於此物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
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侯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
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
司儀注云上於下曰醴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亦禮儀之禮定
本禮作醴。○正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
之辭也言父醴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為羹使
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
禮女而侯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
陳季女設羹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
與禮女為一 是毛氏之說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
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
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
面蓋母薦為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
者以房在房外故知父醴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
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
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
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劔劔毛設於巨南是也少年無

小方寸共七

卷一之四

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
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此
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此
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
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菜盛蓋以黍
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
兼言之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
藻以為道設之於與與即備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
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毛之
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紐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言
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
云牲用魚毛之以饋藻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
禮教之則牲用魚毛之以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
成之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
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
大夫之妻曰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
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夫上祭
於宗室乎又經曲未有以與為備下皆矣據傳禮之宗室與
大夫上祭於宗室文同毛之以饋藻與經采蘋藻文協皆
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召伯姬姓名

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云今棠黎召時照反與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

疏

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七决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者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

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若官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大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云召伯與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

詩一之四

入

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出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下卒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笱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右召公右為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央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言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由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摠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為伯之敬謂甘棠勿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

剪芻伐召伯所芟

敬謂甘棠勿

芟芻百姓止舍於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詠其化思其人敬其樹○疏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芟

非責也徐方蓋反翦于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爰蒲曷反徐
又扶義反說文作皮去彘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
疏 蔽帚至所爰。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
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帚然之小甘棠勿得剪
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葺舍於其下故也。傳蔽帚至
章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
蔽帚其擣箋云擣之蔽帚始生謂擣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
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黎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
杜赤色各赤棠白者亦各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
杖杜傳曰杜赤棠是也爰章舍者周禮仲夏教爰舍注云舍
章止也軍有章止之法然則爰者章也章中止舍故云爰食
載馳傳曰章行曰跋以其對陸是水行故以跋為章行且跋
字從足與此畏也。○箋召伯至其。○正義曰定本集注於
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
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犬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
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
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蔽帚甘棠勿
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指寧能無男女之訟。蔽帚甘棠勿

翦勿敗召伯所慝 慝息也。敗必通反又如字慝。蔽
本又作揭起例反徐許蜀反。蔽
寺一之四六 五二

蔽帚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說舍也箋云拜之言
舍也拔蒲八反。說本或作我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
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

疏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
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
糾之時

當文王與
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此曰父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
興是故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
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
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
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
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
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疆暴
者糾俗難革故也言疆暴者謂疆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

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
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未世故
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
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
紂之事此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路 興也厭
其文也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
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
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
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
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莫本又作暮
同忙故反又亡傳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
其文反下強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
後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



厭浥至多露。毛以為厭浥
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

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
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與彊暴之男
今來求已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
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為耳似

侯者列校

于二之四

八

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
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
。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
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昕。正
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
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
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
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
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
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
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
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
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
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
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
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
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
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
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解

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所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婿也物有舌采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婿也經言風即昕也夜即昏也經所以風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礼今以俱來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婿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致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

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鳩也箋云女

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似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上師所當審也○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故下皆同獄音玉鳩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質穀爭訟者也崔云鳩者鳩正之義一云獄名味本亦作囑郭張致反何都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兩箋云幣可備也且反鳥口也

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暴之○射帛測其

士

反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

謀也始時的反又音疏誰謂至不足○正義曰此彊暴之

酌廣雅云灼酌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

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

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

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

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召我

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事

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若此彊暴之男雖

召我來至與我辨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

傳不思至獄鳩○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鳩者鄭異義較云獄者鳩也囚證於角核之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為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

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
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亦其文耳故序云德訟以撻之
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
乃後陵士師當審察之止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
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
察非召伯即為上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
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
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召伯公卿所當為乎。傳昏禮至五兩
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繩帶
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為不足不
足者謂事不合同疆暴之謂故鄭申厚意乘其文而為之說
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氏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
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繩帶字也古繩以才為聲納
常用繩婦人陰也此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
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
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貫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
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丈尺

八寸

十一

十一

十一

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二云與則紂帛亦織也傳取媒氏以故合
其字定本作紂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
注玄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
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五人曰穀圭天子以媵女大璋
諸侯以媵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
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
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疆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
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
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疆來故云媒氏之言不和六禮之
來疆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氏知此
有媒氏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
以亂出民貧思鬻肉為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
此不同也言媒氏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為婚也則
二姓六禮之來疆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疆留委置之
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祀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
使疆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
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疆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
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疆委不和不得請期期
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疆委者以方為昏必行六禮故
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

納微耳女為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已而經皆凍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疆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假其事而為之辭耳

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疏。傳墉牆。正義曰釋宮云墉謂之墉李巡曰謂垣反。是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疆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一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

羔羊之人。行下孟反。疏。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德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

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妙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羣而不鳴殺之不號乳

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下直是德如羔羊也

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

事故先說其反序後言羔羊卒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為文勢之便也。幾鵲巢至之人。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

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鵲巢則化及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

及

所

及

所

及

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羊表卿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羔競相切嗟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羊之皮素絲五純 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它本又作他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

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蛇本又作蛇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韓詩

作委迄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

從迹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

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

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

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大夫裁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小曰羔

儀萬切校 詩經卷之 林宣校 四 余元富

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

並言故以大小釋之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絨縫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孫

炎曰絨之為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絨因名表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純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

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純數者以經云五純先解五之意故純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絨縫

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為純自數也絨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

以明絨數亦五絨言縫則純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緃以英飾裘之縫中請人傳

曰予有英飾闕官傳云朱英為飾則比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維組緃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

組緃矣既云素絲而組緃亦緃也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

組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則丹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

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
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者侯視朝之服卿
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
家也○傳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久言退者自朝之辭故
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散迹者謂出言立
行有始有終可縱迹放效也○箋退食至之貌○正義曰裁
膳食者大夫常膳日持豚月少牢今為節儉裁之也王肅
云自裁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徐毓云自非天災無裁膳之
制所以得裁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威於常禮經言退食
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
之儀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
容得裁退故趙盾食魚殽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
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
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定本退謂裁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播
絨縫也○絨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絨縫之界域減縫爾
雅云絨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絨猶縫也則當音符
龍反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款
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斂皮治

候番劉校

評疏一之四

林重校

五

余元富

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
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則稱革故攻皮
之工有函鮑鞞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故
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
服云正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
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
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
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
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
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
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
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裼
故也士則襲裘青紵裘以狐白之外惟鹿裘素也其諸侯視
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
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
臣用寬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寬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
則青紵裘絞衣為裼若其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
狸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裁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
定九年傳云皆積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
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

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
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裘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舄
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
者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
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
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
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
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
不別言裘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并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舄玄緇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
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裘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
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龕謂狐青
麕裘之屬節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

絲五總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

徐所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候養別校

章九之四

十六

陳德祿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

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疏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正義曰作殷其雷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為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

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為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為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其是文王都豈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為上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

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
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
出境之辭經云發其雷雷以喻號令則此表出封畿行號令
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
結好非殷雷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閉念言遠行從
政無期以反室家閱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
未為伯爰因行露殷其雷雷在南山之陽殷雷聲也山南
之序從後言之耳陽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
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
殷然發聲何斯違斯莫敢或違何此君子也斯此違
於山之陽去違暇也箋云何乎
此君子適居此後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振振君
方無敢或間暇時閱其勤勞○復符福反間音開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
歸也○振音真為君子為反疏殷其至歸哉○正義曰言
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殷發然雷聲在南山之陽
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
故因而閱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
候審劉校

詩經之旨

林宣校

一七

王

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間暇之時何
為勤勞如此既閱念之又因勤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
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傳
殷雷至天下○正義曰此雷此號令則兩雷之聲故云山出
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兩雷也箋云兩雷之
聲尚殷殷然是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雷
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象辭也注云震為雷
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
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雷雷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
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雷事義相
接故并引之以證雷喻號令之義也雷之發聲止聞百里文
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是山出
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
君子解何字何為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
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
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
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句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
此也集註有箋云定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亦在東陰
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疏

傳亦在至方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西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比口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何

斯違斯莫敢違息也。振振君子歸北歸哉。殷

其雷在南山之下。或在下。是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違

處。處在也。處尺者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

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標婢小反徐符表反梅下各山婦詩作謀說文謀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

作得以及時者從疏標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也正義

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

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然男女皆得

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

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年衰

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一章陳年

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子傳

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也女水

泮殺正霜降九月也水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

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婚

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

位如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泮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

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

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

為長場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

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

國

喻年若海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為上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似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會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故乃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分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既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為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與一月故以首章為初夏二章為向晚此得以及時宜卒末以言之故不以為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為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末一時故可強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為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為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綴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為昏月也此首章

手末之五

二

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也感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以母有罪越王謂故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田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一不娶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為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二十而嫁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二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也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代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標

有梅其實七兮

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

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夏則衰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

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

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也迨音待韓詩

也云願疏標有至吉兮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

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

此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興男女

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言墮落

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

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

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

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子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

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

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

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墜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

意故為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

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

侯者引參 李疏云 林宣校 葉金刊

女自我之嫌故辯之言我者詩人標有梅其實三分在

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標有梅其實三分在

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

今急標有梅頃筐墜之

墜取也箋云

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頃音傾墜許器反 不待備禮

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

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

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

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鳩反一音金 標有

之○毛以為墮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

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

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

待備禮○鄭以墮落者是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

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

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

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

取之○傳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

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謂多得成昏今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不待至不禁○正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如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

禮命貴賤○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

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

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

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

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

候音刻校 手疏之五 林重校 葉金刊

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

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摠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為賤妾也曲

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

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

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

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

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

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

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悞彼

小星三五在東

更見美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嚙在天猶

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嚙在

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嚙呼惠反嚙張救反

又都豆反爾雅云嚙泗之柳更音秀 肅肅宵征夙夜在

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

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

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

豈彼至不同。正義曰言豈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燭以次列在上見於東方以興禮雖卑者是彼踐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豈彼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豈之為貌不宣王仰視不止日月為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邪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天皆為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正故此補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者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星燭者元命苞云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

番劉校

詩疏之一五

五

吳佛生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云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為義直取星之在天以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侯頃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正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早未有以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是不同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女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御不往御此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

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參** 伐也昴留也 **參** 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

所材反星名也 **參** 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

方宿也留如字 **參** 傳參伐昴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

又音挪下同 **參** 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

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

參連體參為烈相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

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旒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

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

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至率相見之文也故

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

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為 **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寔命**

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不猶** 衾被也稠禪被也猶若也箋云稠

衾起金友稠直留反徐云 **疏** 傳衾被稠禪被。正義曰鳥

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 **疏** 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

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

是被稠亦宜為卧物故為禪被也。箋稠牀帳。正義曰鄭

侯各劉校 **寺元之二五** **六** 范元福

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為稠蓋因於古故

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

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稠雖古無名彼為

稠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
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

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先尊宜二媵下姪媵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媵次夫人望後

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

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

君有須在帳者妾性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

妃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記音

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疏注有記三章

入也下同作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疏章五句至自

悔正義曰作江有記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

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

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

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

過也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

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

亡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

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娣但不

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

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

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此言嫡媵不拒其

俟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

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

嫡尊專如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

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媵勞也不以其媵備

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為

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江有記興也後復入為記箋云興

當緝美媵之本心耳江有記者喻江水大記水小然得

並流以嫡媵宜俱行。使古亢反又之子歸不我以不

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疏

江有至也海。正義曰江水大似嫡記水小似媵言江之有

記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

共我以俱行由不以其俱去故其後也海。傳使德入為記

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記之狀其與鄭同知毛不以

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

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江有渚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

使已獨留不行。借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

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且反又音抵之子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
叫反沈。蕭妙反。蹇子六反。本亦作蹇。解華買反。又開買反。說
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

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

媒灼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麇本亦作麇。又作

麇俱倫反。麇獸名也。草木疏云。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惡鳥

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

章三句至惡無禮。正義曰。作

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

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

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灼也。思其麇肉為

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

箋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婚禮先媒經主

候番刈校。林重校。六。集金刊。

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

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麇

白茅包之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野

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

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麇肉為禮而來。包。通。茅。反。裹

野有

至誘

之

將

以

將

以

將

以

將

以

將

以

將

以

將

以

麋肉為禮而來是也。傳凶荒至索清。正義曰：詳以死麋之意，昏禮五禮用焉。唯納散用幣，無麋鹿之肉，言死麋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知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麋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麋肉當鴈鶩也。故有孤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故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文辭野中，所以有死麋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饋人。注云：齊人謂麋為獐，則麋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潔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正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傳春不暇待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發其以禮來者，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為思麋肉矣。此文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卒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為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為導也。箋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古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

候番劉校

詩疏之一五

九

劉天受

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婦妻求我，無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林有樸。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也。樸，小木也。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

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樸音束，純徒本反。沈云：鄭有女如玉，德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

玉也。箋云：如玉者，非直麋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取其堅而潔白。疏：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禮

中有樸，樸，小本之愛，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

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侍之。傳：樸，小水。正義曰：樸，水云：樸，樸心，某氏曰：樸，樸也。有心能潔，江河間以作注。孫

炎曰：樸，樸一名心，是樸也。樸，樸也。有心能潔，江河間以作注。孫故言小水也。林有樸，樸謂林中有樸也。言小水者，以林有此木

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樸為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樸木名，若一，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

與樸，樸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樸也。樸，樸與林不別，正月箋云

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樸也。樸，樸與林不別，正月箋云

林中大木之與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
獨為材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與也箋純讀如屯正義曰
純讀如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束束之故傳云
純束猶包之也箋如玉至潔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王故言
堅而潔白并無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
堅而潔白不可汗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一不云堅而潔白
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
舒而脫脫兮
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阻也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
之男相劫脅也脫物外反注同無感我脫兮佩巾也箋
云奔走夫節動其佩飾也感如字無使老也吠非禮相
又胡坎反悅始貌反沈始悅反
陵則狗吠也老美
邦反吠符發反
疏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
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恒
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
佩巾其使老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脫脫舒
遲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略之采發傳曰僅僅
凍敬印州舒遲亦略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
本異傳悅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

云左佩紛悅注云悅試物之中又曰女子設悅於門右然則
悅者是巾為試物名之曰悅紛其自佩之也曰佩巾傳老
狗至狗吠正義曰有狗聲畜文李巡曰吠一名狗非禮相
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思驚狗故鄭志答
張逸云正行昏凡
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二章一章四句一章二句

何彼襍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雖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鞞百續總服則逾翟

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拉預云王姬以上為尊雖
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
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音反云書也韋昭曰古皆
音天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遐嫁反注
同厭於樂反翟寢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一者也翟姓也
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續戶姓反畫文也總作乳

反愉翟音遙翟或作狄疏何波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

王后六服之第一也正義曰作何彼禮矣詩者美王

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

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離和之德不以已尊而慢人此

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離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

字此詩主美肅離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叙

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者秋築王姬之

節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

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

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上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

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

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非下嫁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

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

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以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

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

純誠天子亦為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子後有敵義

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

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

行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

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

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

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

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

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姪如諸侯禮

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南謚云武王五男二

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

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箋下王后至禴

禘○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禴衣為上

禴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禴翟也巾

面屬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

相迫也鞞面謂以如玉龍鞞之章為當面飾也駟者畫之不

龍其章安車坐乘車几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

也駟總者青黑色以緇為之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轡容謂

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緇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

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

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云飾也詩國

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

於君以盛之中。此翟被蓋厭翟也。然則正后始來乘重翟。市車又云翟車。其面組織有握鞶車組。統有斐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鞶車高。中所乘。此正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大夫始嫁。又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翟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車。魯之夫人乘重翟。而者以魯夫人服禕。木與正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賈。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車以朝。謂厭翟也。滿是侯爵。故厭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一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二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象。鄭妻。夏。婦大夫。墨車。士。乘。或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緝。約。士昏。礼。女。以。純。衣。纁。緝。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棣。移也。棣。云。何。乎。彼

大正云云分三十一 并九一之一五

戎戎者乃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是。方反。鄭箋云。今曰棣也。似白楊江東。曷不肅。雖王姬之車。肅敬也。和。箋云。曷。何。呼夫移。曷不肅。雖王姬之車。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疏。尺者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數。與居為韻。後放此。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謙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禮。有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車形猶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又。傳。唐棣移。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王姬。肅敬。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下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雖。離和也。夫敬與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疏

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

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

正天下 **疏** 何彼至之子。正義曰言何乎彼戎者其華

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

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

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

後為興。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正。正義曰此

文主也。文者蓋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

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正。然則不必

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平王。故君與云割申勸寧王之

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與云割申勸寧王之

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志殷乃命寧王。予以拒魯二

自曰明裡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乃命寧王。武矣。故

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

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其鈞維何維絲伊緡

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緡緡也。箋云鈞者以此有求

其善鈞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 **疏** 其鈞至之孫。正

善道相求。緡亡貧反。緡音倫。繩也。 **疏** 其鈞至之孫。正

侯番刈校 **詩疏之五** 林直校 **三** 葉金刊

維何以為乎。維以絲為繩。則是善鈞。以與其娶妻之法。亦何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駟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

時。仁如駟虞。則王道成也。 **疏** 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駟

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

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

蒐所留反春獵為蒐田獵也社類云蒐索擇取不孕者
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也應二章章三句至道成。正義曰以騶虞處未首見鷦巢
之應也言鷦巢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
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化矣鷦巢之化謂
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一人均一不失其職是
也朝廷既洽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
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未以為鷦巢之應以故歷序
鷦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
故得燕類蕃殖即紀狩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
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
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
正義曰叔解德為應之意故箋解應者。彼茁者葭也。茁出
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彼茁者葭也。茁出
蘆也箋云半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茁側劣側刊。壹
二反葭首亦蘆音盡草也音張憲反後不音者放此。壹
發五犯 承批曰犯騶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
候番劉校 八詩師之一五 二四 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候番劉校

八詩師之一五

二四

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發如字徐音察犯百如反牝于嗟乎騶虞也白虎黑

頰忍反徐救死矢射食亦反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文不食生物有三信之德則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章也國君於此章主之時出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如騶虞騶虞美也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訓為出葭釋章文李巡曰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義曰承批曰犯騶虞又解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翼驅五犯以待公之發矢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

正以

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為驅也。箋君射之至

者不忍盡殺令五犯上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
如戰然故云獸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
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主強故云
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
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射
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
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為瑞
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驢不食生物
不獲生草應彼也出者逢蓬蓬草名也。壹發五縱一
信而至者也。彼也出者逢蓬蓬草名也。壹發五縱一
曰縱箋云豕生三曰縱。縱子于嗟呼騶虞一疏傳一
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縱同。于嗟呼騶虞一疏傳一
縱。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獻於公大司馬云大
獸公之小獸私之。研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縱獻於
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研伐檀傳曰三歲曰
特蓋異獸別名故二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
縱二歲為紕三歲為特四歲為有五歲為真其說與毛或異
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二曰縱。正義曰箋以縱者豕生
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郭璞曰豬
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
也。詩云一五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
也故知過三亦為縱一辭雖生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
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
有力者麋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獸研縱兩有為麋麋鹿也
絕有力者非二歲矣有也字雖異音實同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三之三

丙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

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
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土肅同從此訖豳七月十月
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鄘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亦

栢作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衛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

屬二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及知有

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

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頓

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

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衛

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

在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衡漳水自上黨

而過鄘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衡。東及兗州

系土之。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蚕主云其地尤宜

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

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紂子武庚為殷後

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餘民被紂化日久未可

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肅服屢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
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
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也外更有
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
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
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蔡叔
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唯化且使監之武
庚又作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志其

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傳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滅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鄆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被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漕。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為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為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向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

奇元之二

二

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三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基闢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代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時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踐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

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
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
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
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
盜也言為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
地及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鄭酒誥命康
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嘗
酒今紂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鄭也又季
札見歌邶鄭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後世
子孫焉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
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邾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邾淇
鄆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
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邾鄭
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特城之故
云稍并兼也地里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蓋以其地
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邾邾之民於洛邑故邾鄭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
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
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
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
侯齊劉按 八千九二之一

三

江元壽

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
貞伯立卒子項侯立除項侯故七世也又曰項侯厚賂周夷
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
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項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
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
異之為邶鄭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
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
說定是二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但述
思婦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邶國衛人
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
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
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
而得入鄭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鄭地故使其詩屬鄭也木瓜
美齊摘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
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
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
焉并邶鄭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
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鄭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
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

皆以字配國當蓋號之稱舜為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
以國配蓋恐與其君相亂若河漢宋襄木瓜齊桓衛魯
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比次者以君出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
家項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
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其伯自殺備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以項公三國詩之最前故地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
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
為後也凡編詩以君出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不
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出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備康
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
立是為相公二年弟州吁驕奢相公黜之十六年州吁弑殺
相公而自立九年九月殺州吁于濮迎相公子晉於邢而立之
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卒太子懿立為
年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二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
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慶是為文公
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王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
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
謚多則文有詳略鄘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
姜傷已妾上借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
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也序

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則吁詩也日月終
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以伏上明之旨州吁詩也雄雉
有苦葉序言宣公卒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
則谷風式微在丘簡兮泉冰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
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
也檣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詩也
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
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蠨蛸相鼠序皆云文公公詩也在
可知載馳序云擊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
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類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
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
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
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
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
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
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
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推柏舟五年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與伯兮俱闕於此
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
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闕於此卒

在芄蘭之一序者於或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言公言也
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君本第於此則伯考
言謚以辨嫌不位越芄蘭河廣而蒙我詩之序也木瓜云齊
相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
然無於其君之下云其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
必即此君之出作也何則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
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喻乎不成君而州吁以弑殺君
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也莊蒙其
孫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杜舟共姜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
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
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
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與詩先龜有吉葉後次新臺
是以事先後為次也準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之先後為次
或之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
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疏拍

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發以仁人不遇嫌其
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况其流明與

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汎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不

流與也汎汎流貌拍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

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入並列亦猶具也○耿

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微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

鼻微我無酒以教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教遊忘言疏

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拍木之舟此柏

木之舟宜用濟渡令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

而已以與在列位者具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
今乃不用亦與眾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
恐其害於己故夜徹徹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
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教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教遊可

釋也。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於舟善者我
云汎汎揚舟則松揚皆可為舟言拍木所以宜為舟者解以
舟前仁人之意言拍木所以宜為舟猶
仁人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鑿不可

以如鑿所以察形也如度也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
黑不能度其真為我心非如是鑿我於衆人之善惡

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鑿甲暫反鏡
也如如頤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亦有兄弟不

可以據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愬蘇路
反怒協韻乃路反。

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
鑿然不可以如也我心則可以如何者鑿之察形但能知外

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為我心則可以度知內
之善惡非徒如鑿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鑿今已德則踰

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
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

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已
志也。箋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

侯音刻校一詩疏之一
六 葉壽

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已為
兄弟者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

為兄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
弟也

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
志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注同。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
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已威儀如此

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過也。律本或作建同徒帝反又
音伐選雪交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邑土反。

於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已德以怨
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

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有
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

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
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

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

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
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

昭

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溫恣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觀閔既多受侮不

少閔病也。蕭古丘反本或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靜安

也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標符小反拊音撫。○寤憂心至有標。○辟正義曰言仁人

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

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觀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觀自彼加之

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標拊心貌。○正義曰辟既

為拊心即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日

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

○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

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

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

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

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曰居至月

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

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日月兄弟日月又喻兄弟以

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

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

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

為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

香劉校

詩既云之二

七

臣記

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也

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

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綠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註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况于反嬖補計

反蓋法云賤而得嬖○**疏**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由賤妾為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被寵遇

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士師

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

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

香劉松

詩疏卷之二

六

施永昇刊

為例也○箋綠當作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祿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禴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衆字或作統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祿衣故此綠衣亦為祿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祿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嬖**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與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祿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音里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檀音同王后之服五曰禮衣毛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云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

憂雖欲自止也疏綠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

何時能止也疏綠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

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與今妾兮

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

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

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

以祿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祿兮衣兮祿衣自有禮制當以

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

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

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

同○傳綠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

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

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

尊顯是也○箋祿兮至其已○正義曰祿衣黃裏為非制明

祿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

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祿衣黑者解以祿衣為喻之意由諸侯

之妾則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帟

衣衾程闕程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

帟衣祀先公則服衾程祭羣小祀則服闕程后以三翟為祭

審劉松

詩疏之二

施永昌刊

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

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

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

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

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也夫人於其國

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

有三則衆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婦鞠衣二媵展衣其

餘祿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

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

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內服注

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

黃裳

黃裳黃裳。毛以為間色之綠今為衣而

疏

在上下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與不正

適同丁歷反

黃為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綠兮衣

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
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在公禮遇有薄厚
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為裳令反以黃為裳
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
○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
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
子在室為父布總箭弁鬢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
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
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裳祿衣練袖為一稱畿
縠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
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兮絲兮女所治兮

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

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未之行禮大夫以上衣
織故本於絲也。女催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

我思古人俾無詆兮

俾使就過也禮云

於既反下音志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卑爾
反沈必履反詭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責反又初佳反。

侯音劉校

詩經卷之二

一

綠兮至詭兮。毛以為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
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綠即綠
為未絲為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為卑而嫡為尊公定尊卑
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為使妾上僭而令尊
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
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
思之。鄭言為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後婦人之所
為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
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為汝何故亂令妾在
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
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
差之行著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未絲本。正義白
織絲而為縑染之以成祿故云祿未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
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貴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正
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
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
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
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
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
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為未箋以

製衣為未自筮亦以本節婦以未節妾故云乱嫡妾之礼責之以本末之

不得明大夫以上 紕兮給兮淒

其以風 以待寒風其失所也。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變云古之聖人 疏 紕

至我心。毛以為紕兮給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

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與嫡妾妾兮當節之以礼今使之亂

然以乱之亦非其宜也言紕給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礼

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心。邦以為言

所以守職分以妾處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礼使

妾妾貴賤有次序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心也。傳淒

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皆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

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婚生子名

立而州吁殺之戴婚於是歸莊姜送之于野作詩見已

志。於見反戴婚居危反戴謚也婚陳姓也完字又作泉

俗音。即衛桓公也殺如流。燕燕五章章六句至歸妾。

字又申志反見賢通反。正。正義曰依燕燕詩者言衛姓

姜送歸妾也謂戴婚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其既別之後述

其送之之章也。箋莊姜至。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莊姜美而無子又娶子陳

曰厲嬀生。死。戴婚生子相公莊姜以為已子四年

春秋州吁殺桓公經書。於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

之事也。其子見殺。於是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婚

善故越礼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婚

者經云先君之思則昨公薨矣相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婦

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婦莊姜養

其子同傷相公之死故越禮而送之地言大歸者不反之辭

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婦也以婦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婦也備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姜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嬀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相公莊姜養之以爲已子而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其得媵莊姜者春秋之說也

燕于飛差池其羽 燕無兒也燕之于世不能如禮 **燕于飛** 差池其羽 燕無兒也燕之于世不能如禮 **燕于飛** 差池其羽 燕無兒也燕之于世不能如禮

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以戴嬀將歸視其衣服之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身音乙本又作乙即鳥枝反之

子于歸遠送于野 于野者野也遠送過禮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野已憤死已情野如瞻字協韻羊洪反疏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以此憤符粉反

望弗及泣涕如雨 瞻視也。涕他 **疏** 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與戴嬀將歸之時亦顯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

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而之訣別已留而被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十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無兒。正義曰釋鳥雋周燕無兒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舊周名燕無兒又名身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此燕即今之燕也占人重言之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涎海是也與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鳥枝反。幾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觀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頡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傳二十二左傳文。燕 **燕于飛頡之頡之** 頡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箋云頡頡頡反頡戶郎反上時 **疏** 傳飛而至曰頡。正義曰此及下傳上掌反篇內皆同 **疏** 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燕之時頡之頡之明頡頡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上下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爲音曰上音飛而下爲音曰下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將行也箋云不送也 **瞻望弗**

及佇立以泣。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與戴雋將歸言語感激声有小大。敷經歷反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本亦作寔。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婦字也任大塞壑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鳩反塞壑於倒反

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箋云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勉也箋云戴雋思先君

也淑也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

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

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

侯番刘校 手疏之一 林章校 十一 集全刊

至任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

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

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壑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

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雋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

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

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

振於憂貧。箋戴雋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

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大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

模云：為記，注詩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

以至困窮而 日居日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月諸照臨下土日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也乃如之人兮世不古也逝遠古也也箋云之人是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

時及我者不以故勵甚其初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何胡

定止也箋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

念我之言是其所不能定完也○韻本又作頤如字徐音

古此亦協韻也疏平月以照夜故得同雅而昭下士

以且國君也夫國君視外台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

意以治理國事如此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欲及

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亂易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夫月配

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

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正義曰

釋言文也○曰建乃也也箋云其所以逝及我者下置得云

不乃我以相好也○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而傳異耳○箋是

其至矣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

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弒州

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弒州

吁有寵而母兵公不禁石碯諫曰將立州州乃定之矣若猶

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初莊

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早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

爲已子不言爲太子而出家云命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冒覆也箋云乃如之人兮浙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

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浙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

乃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胡能有定寧不我

報不不得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始月盛日出

也言夫人當盛之時尚居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良善善也

意之言語於我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

也○語無憾反

無反可忘也山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

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向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加之

莊公會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素已不與之同位

失月配日之儀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何

志也。傳曰：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月間
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
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
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正義
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者。日居月諸，東方自
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不循禮也。述或不述，亦作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

正也。正猶止也。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笑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諛浪笑，教

香劉表

詩經卷之二

十五

陸記音

思

入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

疏

終風至

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我思如字

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與州吁常為

不善又有甚惡惡怒之特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

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悔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

則無子道以來事已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是莫性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

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願我則

笑是其所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

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

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

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

以本由子不事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終風且

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暄不日有暄暄陰而風曰暄箋云有也既竟日風且復

復於計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路也箋云言我

復扶富反不寐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寤本又作嚏又作

候番刻棗詩曉之一林重校十六范元福

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猪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

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哈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

疏

終風至則嚏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嚏不見

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言而不能寐

願以毋道往加之我則嚏路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為異且

在箋傳陰而風曰嚏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嚏日

光箋既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

言且噎者且陰往噎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噎也復云晴

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噎日

喻其闇又噎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噎路音義同也定本

集注並同箋噎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願

之

驗

暄暄其陰

如常陰

起起其雷

聲起起然

寤

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則安也。女音汝下同後可

以意求之疑者 **疏** 暄暄至則懷。毛以為天既暄暄然其更出聘虛鬼反 **疏** 常陰又也然其震雷也以其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竟常不寐願以母道徃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為異言故州吁思我心如是則安。傳天常陰暄暄然。正義曰上終風且暄且其間有暄時不常陰此重言暄暄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暄復暄則陰暄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暄則此暄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云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暄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也 正義曰兩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奮擊之聲也然十月之交曰燂燂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其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將者將兵以伐鄭也

平成也將我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免

侯番劉校 評疏之一 莽直於 王維高川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

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焉本亦作憑同皮水反蔡從 **疏** 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

才用反下陳蔡從同 **疏** 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為將而與兵伐鄭又欲

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

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左

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所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

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使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

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
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
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馬所以出奔鄭者殤公未殤公之兄
子公子馮則其子也殤公之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
也鄭人欲納之欲納之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社皆云隱
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謹依出家以相公為平王三十七年
也則以先君為相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龍於諸侯
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其
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
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
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
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蔡
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之主今伐鄭之謀則州
所以衛人殺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主此先言告陳
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後先言告陳而宋
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不不言告陳之
事此言平陳而宋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也鏜擊鼓聲
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也鏜擊鼓聲
謂治兵時也鏜吐當反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也箋云

大十八小八之八十一

此言眾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墾濬城而疏擊
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也濬音曾

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二眾將行則擊此
鼓其鏜然使二眾皆踴躍用兵也軍事將行以征伐為苦

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墾濬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
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鏜聲不過

闔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
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眾皆踴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

治兵時也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
治兵時也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

正義曰定之方中戶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
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年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重六十始免
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

傷故為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傷於兵
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

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從
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

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開言三

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借音皆與之約。疏生死

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

至借老。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

數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

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云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

與子俱得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

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莫關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

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迷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

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鄭唯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死况愛故當與

子成此相約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闊勤苦。正義

曰此敘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

苦之狀。箋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

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

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于嗟

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 不與我生活兮 不與我生活兮 不與我生活兮

約雖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 于嗟 詢兮不我信兮

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 于嗟 詢兮不我信兮

詢 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詢呼

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憂亦遠也信毛子由

案信即古伸 疏 于嗟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

疏生死

李公卷之六十一

二十

欽定五音字源

在韻部中爲韻部來韻

韻



可思如附子治

臣等謹將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三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 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志

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

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

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

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

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

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

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定

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室之意

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室

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

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凱風

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注

也○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 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天天以喻上子少長

母養之病苦也○夫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疏

勞○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

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

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

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

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

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德以風

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

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以棘於箋云凱風喻

寬仁之母棘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 棘新其母氏聖

猶七子也 聖聖也箋云聖作聖令善也母乃有聖知

善我無令人 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

安我室欲去嫁也。○馥悅歲。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

反下而知音智本亦作智。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

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辣以成就猶母長

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毋比有馥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

人之行以報之故毋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

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

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祈謂之

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馥。○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

馥也。箋申諫所以得為馥之意故引淇範以證之。由馥作聖

故得為馥也。洪範云思曰馥注云馥通於政事又曰馥作聖

注云若思馥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馥謂君也。聖謂臣也。所

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馥而致臣聖則

馥聖義同此。毋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

也。周孔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

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有子七人

七子不能如也。○浚音峻。浸子鳩反。樂音洛。有子七人

毋氏勞苦。○勞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

候者劉衣。詩疏之三。下以喻七子在毋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

疏

疏

疏

疏

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荒

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則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

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疏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作恤數色角反烝之升反

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烝淫亂至君子○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

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人司冠職曰外內亂為獸行則成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

以異於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于借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

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棘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

故言淫耳若非其四亂與統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皮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摛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淫

者故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

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檇有次云

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渚良夫通皆出淫也蘇莊公通於崔行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

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摛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

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夷津淫李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為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義於此

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夫人為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

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

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洽也此

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芣綠刺怨曠經無男則總謂婦人也大子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矣

詩經卷之三

三

文昭

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
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也
而起奮翮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
事。泄泄世反評言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 **我之懷矣**

自詒伊阻詒遺也君之行如是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

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也
季反沈羊類反難乃且反下同繫鳥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

行同朝 **疏**雄雉至伊阻。正義曰古言雄雉往飛可雌雉

直遙反 **疏**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

婦人之時則奮翮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以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

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又
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維毛

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意難。
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故此及義
慶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

同為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 **雄雉**
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按文與此異

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

其聲怡悅婦人。上時掌反 **展矣夫君**
子實勞我心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怨於君子也君之

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
軍役 **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

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
人宣公就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

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
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 **瞻彼日月悠悠**

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送往送來今君子獨久行役

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女怨之辭。女怨如字**
下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向

時能來望之也 **疏**瞻彼
怨同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來。正義曰大夫以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送往
送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
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

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也女衆君子找不知入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不伎
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

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善而君

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久怨之辭。伎

疏百爾至不

之歧反字書云狠也常昭音泊臧子郎反

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役
故問之云汝為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君
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
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龜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夫

謂夷

疏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為規諫君

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
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云人謂夷

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商及子但為公所惡故
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

正德十二年

詩卷之二

五

音刊

明是夷姜求宣公

龜有苦葉濟有深涉

輿也龜謂之

故云並為淫亂由睪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
可食也濟渡也由睪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

下皆同處昌慮反

深則厲淺則揭

由帶以上也揭褰

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
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

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
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咏云履石渡水也

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告例反褰衣渡水也揭揭衣並苦例
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褰衣長張文反為

之于偽反求如音疏

可食濟有深涉。毛以為龜有苦葉不

配本亦作配下同。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
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

必渡以與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
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

可廢禮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
為龜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龜葉苦
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

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
深淺之宜以與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
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入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
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
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蕒極美故詩曰幡幡
匏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
食故云苦葉匏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
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經不濟叔向見
叔孫穆子曰約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
於人供濟而已常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
匏可以渡水也波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
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
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渾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
自人膝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
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畧耳涉者渡
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渡
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

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淺不可渡則
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
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
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
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
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
雅或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淺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
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
上至由帶以上摠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
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
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淺同也
○箋匏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
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
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
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
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
苦澹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陳
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川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
親近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實
既致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

事矣故以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婦妻謂請期水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為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水未泮則水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年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行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云傳曰異姓上名治際會注云各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况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礼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如耦正義曰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忘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為喻則上非前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之異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如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凡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各順其

合詩充一之二

人之宜為有滿濟盈有唯鳥雉鳴水人之所難也唯鳥鳴

雉聲也備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跡濟盈謂過於厲喻紀

禮深也○跡跡爾反唯鳥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且反下同泆音逸行下子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且反下同泆音逸行下

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軌以上為執

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雉走曰牡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

所求非所求○濡而未反執舊龜美反謂車轡頭也依傳言直音祀察說文云軌車轡也從車九声龜美反軌車軌前也

從車九声音從車轡頭所謂軌也相乱疏有迹至其牡○

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有儀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

言夫人犯禮猶有鷩雉鳴也有鷩然求其牡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與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

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淫亂者必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與淫亂者必

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
道而求之是記禮不自知也。傳涉深至之行。正義曰下
言雉求其牡則非雉雉故知雉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
雉尚求其雌則雉雉之鳴曰雉也言雉夫人有淫佚之志授
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鷩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濟濟
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
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
後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今人言
心使有淫佚之志雉雉之鳴以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
以為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有跡至禮深。正義曰
前厲衣可禮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
以喻犯禮深。傳由軌至牡壯。正義曰說文云軌率轍也
軌車軌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志九聲凡
於文易為誤寫者軌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云周
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轡頭也軌與范
聲同謂軌前也軌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同農云軌謂
軌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軌謂
之所樹特重正者大馭云祭兩軌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軌為

人不自知
二千九之二

八

輶軌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輶當作軌軌謂兩轡範
當為軌軌車軌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為正也然則諸
言軌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徐軌也箋拚軌在軌前垂軌
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
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轡車軸
端也考功記注鄭司農云軌轡也又云軌小穿也玄謂軌轍
末也然則轍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軌轡二名亦非軌也少
儀注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轡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
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軌故並其文而解其
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軌也此經皆上
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
由其道猶雉求其牡也違禮義者即淫也。不由其道者
猶雉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左
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雉也釋獸云鹿牡麋牡麋是志曰牡
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
狐是也鄭志答張說云雌雄求牡非其婿故以飛雌求牡
言夫人與公非其理故以飛雌求牡非其婿故以飛雌求牡
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并解之也。雖雉鳴鴈起日始旦
雖雉鳴吉和也納乎用鴈也。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
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納期用昕親

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表友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

可以昏矣○迨疏雖離至未泮○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音迨泮普半反疏夫人故陳正礼以責之言此雖離然

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且之時以行納采之礼既行納采之等礼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夫水

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礼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傳雖離至之時○

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礼故言鴈声舜典云二生注云納采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來擇舉其始其實六礼唯納微用幣

餘皆用鴈也親迎雞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納采下經謂親迎摠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

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礼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

非朔日拍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相日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言陽

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陽氣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故

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然

唯納微不用鴈亦用昕此摠言其礼耳下歸妻謂請期則礼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礼貴其始親迎用昏箋

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方昏至用夫家遠者則官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行

也儀礼上昏礼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故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水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

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上有魚上負水則知水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上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

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

冰始散其水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招遙反王逸

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声也人涉卬否印

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疏

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号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号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與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婚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礼義昏相不成耳夫六人何以不由礼而與公淫。傳招招号召之貌以正義曰号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礼。谷古

木疏

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曰依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礼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

兩與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龜勉同

心不宜有怒言龜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龜勉

采芣苢無以下體莊子須也

禮。對乎容二反徐音豐字書作豐乎容反草木疏云無音也

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

野菜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松江北有葛蒿相似而異松音

又作蕪音無音精只子零反音福本又作鶯音富爾雅

色白可食并伊政反又如字**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死相違者則可**疏**習習至同死

和舒之谷風以陰以兩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與夫婦和而

寧安成即繼嗣生矣言已兩勉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為

夫婦之道不宜有讎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舛穠
莖之惡并棄其葉以丹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
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
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頹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
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
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
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
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葑須菜
芴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葑須菜曰須菜
名葑葑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蔓
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蔓菁莢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
謂之莢閩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
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葑也莢也芥也七者
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以芴菁葉紫赤色可
食陸機云菲似菑莖龐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為茹其
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物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
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葑如陸機之言又異
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
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葑而非葑故云葑類也箋云此

合詩卷之二

十一

二菜者蔓菁與葑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葑類謂菲也○箋云
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總
註云無以其根美則
并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遠
遲遲舒
行貌遠

離也箋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尚舒行其步履
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遠如字韓詩云遠狼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畿門內也箋云近也言君
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
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

謂荼之苦其甘如薺
荼苦菜也箋云茶誠苦矣而君
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
之茶則其如薺○茶
音徒薺音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宴安也○
宴本又作
音徐於頤反
又烟見反
疏
行道至如弟○已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
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

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况已與君子猶
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於遠雖近耳薄送我於門內
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茶
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茶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已猶

得新昏故又言安受彼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
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在違為異以傳訓
為難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傳畿門內
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
限之義故楚傳口畿期也。經云淫以渭濁湜湜其止
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淫以渭濁湜湜其止
淫謂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澗曰止。淫水以有渭故見渭濁
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
止然不動。搗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淫音淫濁水
濁舊本如此一本謂作謂後。寔爾新昏不我脅以。索
人改耳。搗餘招反又餘照反。母逝我梁母發我笱
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索用。母逝我梁母發我笱
我當室家。質素節反復扶富反。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
所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母若諭禁。新昏也。女母
也。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
也。捕我躬不閑。違恤我後。闕容也。箋云躬身。違。暇
音步。我躬不閑。違恤我後。闕容也。箋云躬身。違。暇
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闕音悅。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淫水以

大廿三小八百十一 寺希二之二

十一

有渭水清故見淫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
本淫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淫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為惡君子
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
止然不動搗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彼之新昏則不
復繁飾用我已不被繁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
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
禁新昏故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
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
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設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
以自然痛之極也。傳淫渭至濁異。正義曰禹貢云淫屬
渭納注云淫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淫小渭大屬於
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淫水出今安定四陽西開頭山
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淫水入渭也。此以淫
獨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
善惡別故云淫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淫也。箋淫水至喻為
正義曰此婦人以淫比已。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淫水之
意淫水言以有渭故大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謂已惡也。見渭濁言人見謂已淫之濁由與清濁相入

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涇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頌其注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備境作詩直歌士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地人爲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志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文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黎者飾也謂不黎飾而用已也。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此與小弁及微苟在梁皆云苟苟者捕魚之器即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爲魚梁也。有孤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侯人云維鷄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鷄鷄云鷄鷄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鷄在梁又云鷄鷄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鷄也鷄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鷄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鷄鷄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制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

手卷二之二

十三

而爲閨空以苟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苟故云苟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母音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母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禁家也故角弓箋云母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舒之者禁令勿舒故母爲禁辭。箋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云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且小弁云夫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譏故文同而義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也。云方舟也。

詩行爲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何有何一。吾皆爲之。冰音詠附音孚易夷政反下同。何有何一。龜

勉求之。有謂富也。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富乎何所云。乎吾其龜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二。求有。爲于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反。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

救之。汎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龜勉以。疏。就其至。疏。匍匐也。匍音浦。又音其。匍比反。一音服。疏。就其至。

疏。匍匐也。

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如入之
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
水深淺期於必獲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若道其難也則勤
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則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既直
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向
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
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
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
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柯云爲小異。傳
舟船。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
按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云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
云富云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
多亡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
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二故易傳
。箋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
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死
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唱贈也

寺本之二

寺本之二

反以我爲讎

情養也箋云情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
我反憎惡我。情許六反毛與也說文起

也樂音洛惡烏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難却我隱蔽我

之善我備婦道而事之觀其察已滿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賈音古而也售市救反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觀

音

昔其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

怒至長老窮賈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碎。鞠
本亦作詢居六反覆考服反注同長張文反下皆同稚本亦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謂財業

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者矣其
視我如毒蠱言惡已甚也。整失石反惡烏洛反

疏我

至于毒。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微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
以我爲讎乎既下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

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
之親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以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

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

以賣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

汝何為視我如虫之毒螫乎言惡已至其不能憐當割之云不能憐我鄭唯不我能憐為異○傳憐養箋憐驕至惡我○正義曰偏檢諸本皆云憐養孫毓引傳云憐與非也爾雅不訓憐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雖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駭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為雅釋討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推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龜勉匍匐類之故願覆為尽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推恐窮以生對窮故為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孝曰生財有**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作禦

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苦之君子亦但以我御窮

有泐有潰既詒我肄
泐泐武也潰潰怒也肄勞

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尽遺我以勞若之事欲窮困我○沈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

徐以自反爾雅作勗以**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暨息也

世反遺唯季反下同**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暨息也

子忘舊不念往昔年推我始**疏**我有至來暨○正義曰婦

來之時安息我○暨許器反**疏**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

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

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若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

至於富貴而見棄以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

欲棄已故有泐泐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

尽遺我以勞若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推始來之時安息我

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

富貴也已言為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肄勞

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勸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國而寄於衛衛與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

勸之。○黎力方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宮于音遇于

又作疏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

呼風者蓋抑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至

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敎故知為狄人所邊以經云中露

淫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

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

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式微式微胡不

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歸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

歸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微

胡為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疏式

至中露。○毛以為黎之臣子責君以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

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

以責於此中露鄭以式為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

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

曰榮成伯賦式微版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

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密

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

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

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交

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也。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淫中

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式微二章章四句

荒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不能將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

按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旄丘音毛丘或作古北

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整云整丘也。周反又音毛山

部又有整字亦云整丘二付。又音旄率所類反。記云十

國以為連連有率
佐救州牧之救
疏 旄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義曰

以次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宋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修
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為方伯連率之職
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
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
云奔黎氏地二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
公以魯桓二年卒上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
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集其地耳與此不同
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
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
因賢侯為之般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
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
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
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
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上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
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
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

侯者劉校

詩疏二之二

林直校

一七

經文林

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
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此叙其責衛
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
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
伯也○箋衛康至為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
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救
救是州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
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
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
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
稱侯頃侯昭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伯以康叔
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
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此云
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
周之川長曰牧次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非牧也故知為二
伯此若是以牧當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伯
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
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足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
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
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

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
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
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大宰職云建
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
監也所引春秋傳曰信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
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
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
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
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
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
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
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
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稟西天伯上公為之入命作牧
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
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
爵而為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
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
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伯伯勞之傳曰伯
侯番劉校

詩疏三

御林重校

六

燕文孫

伯者蓋其時多賢故伯侯亦為伯為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
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
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
伯選用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
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旌立之

葛兮何誕之節兮

與也前高後下曰旌立諸侯以國
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

連及也誕開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開節與者喻此時衛伯
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延以戰反又音延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
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

疏

○毛以為言旌

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
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丘之葛兮何為開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
何為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為不使連屬救
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憂
以為言旌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旌立之土其氣和緩
故其葛之生長皆開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

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
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

數也○傳前高至延壽○正義曰釋立云前高旌立李延壽云
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

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旌立之高聞節延壽相及猶
諸侯之國連率安患相及所以為前也又解言謨節者諷闕

也謂高節之興長關故得異焉延壽而相連也○箋士氣至
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

故以此士氣和緩生物能殖故尊生禮節以喻君政辭緩不
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相連也

率之職也○傳曰○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采之以
也○傳曰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采之以

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
憂我○箋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

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虞之二邑許莊迎而
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

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壽命自有
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

必有與也 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與於此乎必
以備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

何其處也 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與於此乎必
以備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

必有以也 此乎必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今
不務功

疏 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今
不務功

此也必以備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備有
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

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
下言必有以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
謂迎已獲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德國由衛之功是備
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實為功德心先
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音互文以
者目已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已唯
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相不自
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

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 大夫狐裘蒙戎以言亂中不東言不來東也
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以言亂中不東言不來東也

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也○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蒙戎亂貌案
徐此昔是依左傳讀作
右若而行下孟反下同
叔兮伯兮
不與同
無校患
也同也

變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疏之臣子疏與同。毛以為

諸伯之臣司言其非之時甚疏之臣子疏與同。毛以為

變其形貌蒙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

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貫有戎車不肯迎

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

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

緇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自黃衣狐裘又狐

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兵服明非禮祭與

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

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緇之因言蓋玄

衣之裘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工玄端裳雖

異衣皆玄裳裳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大夫

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若亂之

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

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也。迎我之故箋申之

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國在衛西也。

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直是在衛之西也。瑣兮尾兮

流離之子疏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如長鬣然而愉樂

大十八小八十五

幸九二之一

二二

是

似流離也。璫依字作瑣素果反流音留木又作鷓離如字

爾雅云鳥小美而長醜為鷓草木疏云鳥也。關西謂之流

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叔兮伯兮

長張文反愉以朱反樂音洛。叔兮伯兮

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云充耳塞目也言衛之諸臣頰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

也人之耳目聾怕多笑而已。衰本亦作哀由。疏瑣兮至充

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龔魯工反。疏耳。毛以

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

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諸臣始而

愉樂終以敬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

兮伯兮汝徒衣衰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

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

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臣子初有

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

兮伯兮汝頰色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

已故深責之。傳瑣尾至微弱。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

貌故并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

為鷓鷯陸機云流離鳥也。自關西謂鳥為流離其子適長大

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鷯食母許慎云鳥不孝鳥是也流與

鶴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
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彼等今好而苟且
為樂下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
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偷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七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八

毛詩國風

鄭氏

九領達疏

簡公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

承事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

簡是草名非也冷音疏

簡今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

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

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摠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

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箛師箛人箛師也舞師

云凡野舞則音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也

也箛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箛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

非箛師也箛人箛師皆教更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美秋

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

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

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註云樂正于天子為樂

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

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舞鞀鞀者惠下之道禮記云

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則君所置用又非

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

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

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未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

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司樂樂師其

者眾寡無數鞀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

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

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鞀鞀者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

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特司室

甲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

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

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

於官至為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便與

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勝魯語云伶蕭詠

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

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

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簡

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簡

分簡兮方將萬舞簡入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千羽

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日之方中在

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

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碩人俱俱公庭萬舞

板舍音釋下篇舍較同采音菜碩人俱俱公庭萬舞

碩人大德也俱俱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疏簡兮

在宗廟公庭。俱疑矩反韓詩在甚處云美貌

舞。毛以為言肅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

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

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

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俱俱然而君又使

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為肅君擇

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日之方

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

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俱俱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

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為樂更是不用賢也。

傳以千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王者何休云象

武王以萬人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

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千戚與

羽籥皆是故云以千羽為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于羽並有

日之方中在

碩人俱俱公庭萬舞

疏簡兮

手元二

二

羽吹簫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
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
象文也是干戚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
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
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
之矣。傳教國至為期。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
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至
日之方中始在前列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
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
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
傳言日中為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
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備至是
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
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今
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
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
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註云春始
入學也

大北四小八六、寺九二之

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
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
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
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
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
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
樂傳意類之則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則不
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
故白華碩人為大德之人謂褒姒也碩既為大德故誤侯為
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
者以在前上與文無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力比於虎可
舞故據方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
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為王臣。總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
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籥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
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耳歷反

澤精公言錫爵
赫赤貌澤厚漬也祭有界輝胞翟閻寺
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

澤精公言錫爵

容色赫然如厚傳用君徒賜其一爵疏有力至錫爵。正
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疏義曰言碩人既有
武力比知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
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馳於彼織
組者摠組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與碩人能
治衆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
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
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
丹精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室言賜一
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
動近成素故知爲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
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
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
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摠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
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
轡又以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
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以織組知
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碩人堪爲
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
爲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庭

寺流一之三

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黃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
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
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雅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
樂萬舞以鶴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
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
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以器舞時
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
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
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
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
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
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霝霝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
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以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
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
漬字祭有異韠脰翟閣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異
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異於下也輝者甲吏之賤者脰者肉
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閣者守門之賤者注云輝周禮
作韠蓋謂鞞皮革之官周禮韠人爲鼓鮑人爲甲札記是諸
侯兼官故韠爲甲吏也脰即周禮脰人故注二句之言首也
裏肉曰苞首其職供王之膳蓋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韠人

周禮韞人三庖人中士四人下上八人閭人王宮每門四人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
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
吏故於祭未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
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
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士士猶以散獻爵
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物名也

隄有苓

榛木名下濕曰隄苓大苦芩云榛也苓也生各得
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榛本亦作秦同則巾

反子可食苓音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周室之賢者以其

宜薦碩人與在王位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乃宜在王

美人謂

山有至八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隄之有苓
碩人也。疏草各得其所以興備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

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
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佳在王
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
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行小似

一子亦二之三

九

栳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秦蓋一木也釋言云藥
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藟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
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
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
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
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既思歸六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以自見者見也志也國君

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

疏

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
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相此言父母已
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

國蓋時簡札不託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
衛女至之云。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思之至也

也君子善其思故錄
比彼泉水亦流于淇
與也泉然

之也定本作思字

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也
國。變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祕云直視也淇音其

懷于衛靡日不思
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以言我有所至念

諸姑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

伯姊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

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
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變力轉反下篇同

疏
謀也彼至之

為變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

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

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

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欲略與之謀為異餘同。傳

泉水始出於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於然

流也是以衛門傳亦云必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彼衛

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箋懷至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云

靡日不思此懷不且復為思故以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

知至念者諸姬伯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意

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且據

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

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

互見以諸姬摠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問

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

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
舍餞地名祖而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祢地名箋云沛祢者所嫁國適
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沛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簡反送
行飲酒也祢乃禮反地名韓詩
作坻音同較蒲末反道祭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
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反注同
問我豈謂姑
遂及伯姊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
至伯姊。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沛先飲餞於
祢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
而有適入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親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
為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沛地名至祢地名。正義曰言
祢而舍較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較舍
較即釋較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
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

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礼行
騎擇酒脯之奠於較爲行始詩傳曰較道祭
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道之名也
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較祭
去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礼畢乘車轅
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
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相爲神主既祭之以
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較者本山行之名以祭
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爲之者以聘礼烝
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爲行道之始則不得至
外也以較者較褻之名與中雷行神之位同
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
云伏烝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較上羊人
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故云
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
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轅之也以聘礼上文
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轅之而遂行舍於郊也
國則釋較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
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
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則行

詩疏二之三

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
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
注依中雷之禮云行在朝門外之西爲較壤
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
較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
取羝以較聘禮云釋較是也又名祖聘礼及
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較
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較而飲餞
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
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
出宿者示行不畱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
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
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
郊也此沛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
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沛思宿焉傳
彌思餞焉蕭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
沛彌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沛彌
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
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
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

與蠓蝻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
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蠓蝻刺其淫奔故為禮
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
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姊
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
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
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尊姑。正義曰
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于言所適國郊也箋云于言猶

載牽還車言邁

脂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以歸○牽胡瞎反車軸

比字例同音更不重出

至取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
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端市專

如字鄭音曷行下孟
初如反卷未注同

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牽而
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遠義之

詩九二之三

八

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
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脂牽至我

者車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問閔車之牽
牽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故云

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
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目衛而來
水故思此而長歎。肥字或作肥音同

異為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
渡水。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

與漕我心悠悠
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
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漕衛。正義曰鄘云以廬於
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駕言出遊
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
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
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

疏

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疏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志爾○正義曰

祿使之困苦若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出自

北門憂心殷殷與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與者

憂殷殷然○殷本又作慤同於中反沈於文反又音隱尔之

推云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干偽反糸

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

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

以事君何哉忠之至疏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

候番刘校詩疏二之三林重校九余莊刊

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

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終當窶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

無資克用而眾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

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

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

此門背明嚮陰○正義曰本取人嚮陰行似已仕闇君故以

出自北門為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為義何者

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為

一也傳窶者至於財○正義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為

無財可以為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

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為禮是終窶也又近困

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為禮者為

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

窶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摠謂人無知

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頌祿由君故怨已貧窶祿薄不由諸臣

故但恨其不知已也○箋詩人至之至○正義曰此詩人叙仕

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已而不去是無一志也

困苦應云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

句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

君於已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益我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

編已兼其苦○埤支反偏音篇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也適責

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徧字從人後

皆放此適直單反王篇知疏王事至適我○正義曰此仕單反更音庚迭待結反

竇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

君既政徧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徧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

知以責已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文自決歸天○傳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已使已厚出賦稅之事

是也○箋國有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復使之

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

侯者劉於詩取之三

之事猶鳩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從至已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

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

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擲也遺唯季反適

呈釋反與擲同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役本或作擲非疏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

目為之已之義故易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傳以為投擲於已也疏韓詩作誰音千佳子佳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疏

韓詩作誰音千佳子佳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疏傳摧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車

室人責已故以為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

摧為刺譏已也疏

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

攜持而去焉

○攜穴

疏

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

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之意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北風其涼

雨雪其雩

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雩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

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

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

當去以

疏

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雩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

候番劉校

詩疏三之三

林重校

十一

余既刊

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且語助也○箋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與君政酷暴也而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北風其喏雨雪其霏甚貌○喏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鳥也猶今君臣相承為

疏

莫赤至匪烏○正義曰衛之類皆赤烏

之類皆黑入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
 烏者由紅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與今君臣
 為惡如狐一似孤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
 又同之已所以構持而去之。傳孤赤至能別。正義曰狐
 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
 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
 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為
 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惡虐
 細云莫亦莫黑惡辭故知並刺
 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就車 攜手 其室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無道無德故陳

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疏靜女三章章四句

易之為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疏至無德。正義曰

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細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

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亦

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也

給我皆非陳古之辭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也

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

高而不可逾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

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姝愛而不見搔

赤采反說文作姝云好也說音悅篇采注同愛而不見搔

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義曰言有自靜之反疏疏

靜女至踟躕。正義曰言有自靜之反疏

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
 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
 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德貞靜也俟
 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
 見是也姝美色也連靜女靜既為德故姝為美色也東方之
 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昇美色故箋云姝姝
 然美好之子子姝傳曰姝順貌以質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
 為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
 周孔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女德至可愛。正
 義曰箋解不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
 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為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為

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靜女其變後乃動不為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文書其日月後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胎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

美 煒 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本又作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鄭說音始悅反擇作釋始亦反

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形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彤管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

候香劉校 詩經二之三 知本重校 三 燕文木

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法也○傳既有至人君○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法即胎我彤管也

○傳古者至成法○正義曰傳以經云胎我彤管是女史之

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摠云后

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

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

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其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

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

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姪為文實有

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

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文史○傳彤管以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釋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釋

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事。未嘗而善記。此妻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善說。而陳繹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也。自牧歸黃。洵美且異。枝田官也。黃茅之始生也。本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黃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與。媿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徐音目。美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共音恭。窈烏了。反窈徒了。反。窈昌慮反。

美人之貽。非為黃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為于偽。反。姪同。或如疏。目牧至之貽。毛以為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字疏。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黃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黃茅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

之用黃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黃者。欲取與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黃。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自靜。終為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潔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潔白之物。信美而異於眾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眾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音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目牧歸。黃欲人貽已。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新臺。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之高曰。臺。伋音。疏。新臺三章章四句。急宣公世子各要於。逃反。惡烏路反。

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

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

至國則不須新臺有泚河水彌彌

泚鮮明貌泚泚盛貌水所以絜汙穢

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云

文作泚云新色鮮也泚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

水滿也汙音烏行燕婉之求窈窕不鮮燕安婉順也

下孟反篇註同者箋云鮮善也彼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

謂及也反得窈窕不善謂宣公也窈窕口柔常觀人顏色而

為之辭故不能俯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

徐於管反窈音渠窕音儲鮮斯踐反亦少也依鄭又音仙○

新臺至不鮮○毛以為衛人惡公納及之妻故言所要

而要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

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

欲以配及乃今為所娶反得行窈窕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

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為異○傳此鮮至之行○正義

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躋高峻而其

狀鮮明也河泚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

以公作臺要齊文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

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為淫

昏故惡之也○傳窈窕不能俯者○正義曰窈窕戚施本人

疾之名故晉語云窈窕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

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窈窕不能俯之人因

侯番劉校

詩疏三三

王佳高川

新臺有泗河水浼浼

燕婉之

求窈窕不殄
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窈窕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
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
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窈窕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
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
之異故儀禮注云腆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所求也箋

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
馬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燕婉之求得此戚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為于**疏**二子乘舟二

是詩○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

伋與壽爭相為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

之詩也二子爭相為死即首章二句**二子乘舟汎汎其**

景**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

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何罪賊又殺之國

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

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懇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

候者劉校**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駢疾所吏反本或無**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駢字一本作迅疾**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

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

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

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二子至不礙○正義

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

其言與相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懇伋於公傳言構

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

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

其旌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旌而

先言白旌者或以白旌為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

解經以乘舟為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

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

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

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二子乘舟沉沉其

逝

也逝往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

子之幸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

疏

二子至有害正義曰下二句

毛鄭別箋我念至不去正義曰此因人思念之

至也後遂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辭之也

二子乘舟一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三之三

